

# “火车”与《安娜·卡列尼娜》

文 / 李思博

近年，学界对《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学术界也常有相关论文发表，这些文章多是基于文本的分析或比较研究，从文学角度进行解读，探究《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或语言艺术，或讨论安娜悲剧产生的原因与社会价值。仅寥寥几篇有创新视角，如有些学者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特殊意象入手，讨论特殊意象与安娜的悲剧联系。

通过考察，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安娜·卡列尼娜》中“火车”的研究基本空白。专业领域仅有彭文钊、刘思彤（2020）论述了“火车”文化观念与安娜爱情发展的内在联系，而少有其它文章涉及相关领域。可见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尚未形成气候。

笔者认为，“火车”意象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独特的意义。其中，安娜与沃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是在火车上，而安娜最后走向悲剧的终结——卧轨自杀也是在火车站。“火车”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推动了小说情节发展，并在一定程度突出人物性格。笔者通过对《安娜·卡列尼娜》情节的整体考察，将其中的三次有代表性的“火车”场景进行分析与具体论述，探究“火车”所表现的主人公当时处境，即时心理，并结合小说的结构特色，对“火车”意象进行具体分析。

## 一、火车与安娜的心理变化

### 1、火车拉来的“希望”——悲剧的开始

小说是以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相遇开始的，而列夫·托尔斯泰把他们相遇的地点定在火车上。小说中，沃伦斯基遇见的第一个人是安娜的哥哥，因为与安娜有着撇不开的关系，所以也预示故事的发展，于是之后就有了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上的相遇。列夫·托尔斯泰艺术性地设置巧合，写了沃伦斯基与安娜一见钟情的心理和神态：

“他回眼望她时，恰好她也转过头来。她那对在浓密睫毛下变得深暗的闪闪有神的灰色眸子，正亲切地注视着他的

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但立即又转向站台上走过来的人群，像在寻找什么人。从这短暂的一瞥中沃伦斯基发现，在她脸上，在那闪亮的眼睛和微带笑意的红唇之间有一股压抑着的活泼生气。似乎她身上充满了过剩的精力，按捺不住要从她那闪亮的眼神和微笑中不时地泄露出来。她有意掩饰自己的眼中的光彩，然而它禁不住在隐隐的笑意中闪现。”

托尔斯泰将安娜与沃伦斯基首次见面的场景放在火车里，这段描写得细致入微，出神入化。沃伦斯基是个机智敏锐的人，对爱情有一种所谓的理想追求。以他的机敏程度，在与安娜擦肩而过的初遇时，便在涌动的人群中注意到安娜，并为安娜的温柔亲切、以及从身体里散发出的明媚动人的都气质吸引。短短一瞥，沃伦斯基已经感受到安娜的光彩，内心产生一种冲动，此后安娜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沃伦斯基的目



光，他看到安娜拥抱哥哥时干脆优美的动作，书中用“目不转睛”“不知不觉”形容沃伦斯基对安娜的如痴如醉。

而安娜似乎也对这位风流男子有些心动，在二人于火车上告别时，安娜对沃伦斯基母亲的赞美表示害羞，她带着“涨红的脸”“嘴唇和眼睛之间漾起的微笑”和沃伦斯基握手。在沃伦斯基握住安娜的手时，安娜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大胆地紧握并且抖动了一下。安娜此时内心充满了悸动，并有丝丝缕缕欣喜，她迈着急促的步子走出车厢，而这一切都呈现在沃伦斯基的目光之中。托翁设置这一情节，充分展现两位当事人在遇见彼此时内心的冲动与窃喜，火车上的初遇，暗示了之后安娜与沃伦斯基感情会进一步加深。

## 2、爱情的“避风港”——悲剧的发展

在初见后，作者又安排了安娜与沃伦斯基多次相遇。其间，不乏二人在火车站的见面，第二次“火车站”的场景出现在第一部的中间部分。这段情节主要叙述了安娜结束在莫斯科的经历，准备离开莫斯科回家去，当她在车站时，托翁这样描写：

“好了，一切结束，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明天就能见到谢廖扎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老样子过我习惯的安宁生活了。”这时安娜其实已经爱上了沃伦斯基，但是道德的约束让她内心极为矛盾，她以为自己无法克制对于沃伦斯基的爱，只有远离他，才可以把这份情感掩埋在心底。她好不容易静下心来看书，却在脑海中一直复现和沃伦斯基的全部交往画面，且在回忆之时充满着温暖。回忆让她神经紧绷。全身甚至都在抽搐，她对沃伦斯基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不可遏制的爱与冲动。第二次火车上相遇，把安娜和沃伦斯基的关系又向前推进一步。安娜经过内心激烈的斗争，内心狂热的爱恋和禁锢在人性道德上的沉重的枷锁在深深地撕扯，可一旦跨越了这二者的鸿沟，便如同踏入了一去不返的河流，随着自己心里的声音向前奔腾。

这时，火车意象已经不再是开始的意义，它变成了安娜与沃伦斯基二人爱情发展的推动器。安娜渴望在火车上见到沃伦斯基，并开始想要得到他的爱，二人在火车上感情进一步升温。或许，安娜在这期间不止一次地想要一脚踏进爱的怀抱，又想一只手抓住自己的孩子，不忍心伤害他，不忍心将世人眼中体面的家庭击碎，但是在那一瞬间的冲动下，安娜还是挣脱道德的枷锁，走上了一条求爱的深渊。她满腔热情地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入对沃伦斯基的爱。

## 3、奔向悲剧的轨道——生命的终结

在安娜踏入这条象征着悲剧命运的追求自由和爱的道路之后，想过回归，想过放逐，但最终还是在自我与真我之

间纠缠。她与沃伦斯基经历了初遇时的惊奇、颤动，也体验了爱的甜蜜。但渐渐地，安娜发现，她们之间还是会会在悲剧的漩涡中挣扎。

第三次火车站场景的描写，也是小说的高潮部分。这一阶段，安娜在追逐爱之后，饱尝到爱的艰辛，狂热，炽烈，但也因此对沃伦斯基的爱情极度失望。但是，安娜仍然期待沃伦斯基会回来，带给她幸福，希望和绝望交替地刺痛着安娜备受折磨而又怦怦乱跳的心。这时的安娜厌恶所有人，她已经陷入心理绝境，她的感情态度及人格撕裂必然造成感情无可挽回的破裂。在火车第二遍铃声响起，收到沃伦斯基的信之后，安娜想到了死。而这又提到了开头死在火车轨道上的那个人，正是之前的这一场景，促使安娜走上了这条悲剧的路：

“蓦地，她想起她与沃伦斯基第一次相会那天被火车碾死的那个人，顿时明白，她该怎么做了。她迈着轻捷的脚步从水塔那里走下台阶，来到铁轨边，在行驶的列车的跟前站住了。她瞧着车厢底盘，瞧着螺栓和链条，瞧着第一节车厢缓缓滚过来的大铁轮子，竭力用目测判定前后轮之间的居中点，估摸居中点对准她的那一瞬间。”

安娜绝望地奔向火车，在火车停靠时似一具没有归宿的行尸走肉，她横卧在火车轨道那经受西伯利亚高压作用下的暴雪的洗礼的枕木上，如同她冰冷而又饱受命运捉弄的心，最终无所畏惧，走向消逝。最终安娜明白，期待这样一个无果的爱情，最终只能得到痛苦。或者说，安娜的死，是对自己爱情信念的绝望，是对现实种种困境的摆脱，也是对沃伦斯基的报复与惩罚。

在这一刻，安娜将自己对爱情所有的追求与放逐都寄予在火车上，当然也照应了小说的开始，安娜在火车站，看到一个人卧轨自杀。沉重的压抑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

## 二、“火车”的作用

### 1、“火车”意象的内涵

#### (1) 从光明希望到工业浪潮下的人物命运

小说开始，安娜是搭乘火车去往哥哥家劝和的，这也体现出当时“火车”象征了人们对光明、自由、美好、和谐的追求，人心向善，向往美丽与团结。但是，“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象征着人类技术的进步，而在工业革命的浪潮里，许多劳动力被迫适应并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脱离社会发展或者先于社会都是与社会的脱轨，都会走向灭亡。在这浪潮里被席卷着的微弱的命运企图通过火车走向光明，但却歪歪扭扭，找不到出路。

摇摆在现代性两极间的火车正象征着人类的宿命，这宿

命就像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恰似一节又一节的车厢，又似绵延无尽的铁轨，周而复始地历经劫数。但火车有终点，人类却没有。

### (2) 从空虚压抑到与现代脱轨的个人悲剧

与氤氲着柔和、神秘气息的本土意象不同，“铁路火车”意象一开始便散发生冷、坚硬的钢铁光泽。铁轨既规范，也是制约。冰冷的铁路上，一排排枕木整齐地躺在土地上，它们每一根都是一样的长度，这是规范与规则，但同时枕木上的火车形成制约。火车必须牢牢按照铁轨的方寸之地行驶，如果脱离轨道，便会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们在火车里，面对着吵闹和臭气熏天的空气，饱含着对目的地的向往忍受着痛苦与漫长的等待，人与人之间虽然拥挤不堪，摩肩接踵，但却是挨得最近的陌生人。无情的铁皮之外是冰冷的山川和土地，之内却是冷漠的人性和空虚的个体。脱轨的火车作为时代的症候释放着我们在现代性体验中的焦虑和压抑。多少人想要放逐，想要逃离，但这样的欲望最终难以抵抗整个世界的轨迹，个人的向往便只能脱轨。

因此，火车也象征了安娜的爱情与现实脱轨，这种个人的觉醒最终无法抵抗现实社会，终究会走向灭亡。安娜的悲剧，充分体现了人作为从属于社会的生命个体，如果过度追求自我而背离个人义务和社会责任，结局必然是悲惨的。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仅强调了人物的悲剧性，也表现了人物在面临悲剧命运时所做的斗争。“火车”火车意象，可以说既象征了黑暗社会中人们对光和希望的追求，同时表现了人们在追求中必然失败的压抑和苦难。

### 2、“火车”与小说结构的勾连

“火车”作为小说的一条引线，串联了安娜爱情发展的始终，表现了安娜追求爱情不同阶段的心理与态度。同时在文章结构上，托翁在小说开头艺术性地设立了一个人被火车压死的情节，这一情节让人觉得与小说似乎无太大联系。但当通读小说后，笔者发现结尾处，安娜在决定自杀，突然想起与沃伦斯基初见时在火车站看到的这一幕。对称的布局极富象征意味，象征着爱的贫困和死亡。这就显示出列夫·托尔斯泰精湛的叙事手法，通过首尾呼应，运用相似的场景营造一种悲剧的连贯性，使得安娜被冠以一种生命轮回的感慨。

因此，小说开头火车站中卧轨自杀的人物成为这美好希望中的一个污点，火车承载了美好之外的又一重悲剧意蕴，也暗示了安娜最终必然崩毁的命运。火车滚滚向前，暗示了安娜美丽生命之花的最终陨落。安娜对于纯洁爱情的渴求始终是具有理想性和神性的，这种爱凌驾于现实之上，却无法将现实击败。

### 三、结语

所谓的“火车”，从一个更加独特的视角、一个特定意象符合切入，把时间和地点穿插进人物的心态变化之中，通过几次火车中发生的事情，展现了安娜从一个安分贤良的母亲和太太变成为人议论的情妇，最终生命之花走向枯萎的悲剧。可以说，“火车”这一意象贯穿了安娜悲剧的始终，体现了托翁小说艺术性的完整性与严谨性。火车站与安娜悲剧的联系，大致也可概括为：安娜从第一次火车上遇见沃伦斯基的怦然心动，到第二次的纠结痛苦，到最后发现爱情不再纯粹，从而到火车站走向毁灭。

“火车”的暗示意义随着安娜的命运而转变发展。从一开始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到安娜与沃伦斯基爱情的推动器和避风港，再到个人觉醒与现实社会的脱节而导致的个人必将崩毁的命运。可以说，“火车”暗示了安娜的命运走向，也与其悲剧紧密相连。

### 【参考文献】

- [1] 彭文钊, 刘思彤. 语言文化学视域下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中“火车”文化观念域的象征意义研究——以《安娜·卡列尼娜》为例[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20 第 8 卷 (2):60-66.
- [2] [俄]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M]. 高惠群, 傅石球, 于国畔, 顾生根,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 [3] 周红. “火车”意象的影像文化内涵——影片《周渔的火车》和《安娜·卡列尼娜》情爱观读解[J]. 电影文学, 2011(24):74-75.
- [4] 孙彤. 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及悲剧根源的现代解读[J]. 剑南文学(下半月), 2016(12):55-56.
- [5] 刘佳. 精神分析透视下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亡真相[J]. 名作欣赏, 2020(14):110-112.
- [6] 林萌. 电影中的时代症候: 火车与现代性的两极[J]. 电影艺术, 2018(01):112-117.
- [7] 王桂妹. 中国文学中的“铁路火车”意象与现代性想象[J]. 学术交流, 2008(11):213-216.
- [8] 张上. “火车”意象语义场与现代世界的隐喻[J]. 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体, 2020(02):211-212.
- [9] 卫华. 20 世纪影视文学中的“火车”意象与现代性想象[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5):63-67.
- [10] 刘涯. 《安娜·卡列尼娜》的结构与描写艺术[J]. 外国文学研究, 1998(3):87-90.

### 【作者简介】

李思博(2000—), 女, 汉族, 河北省保定人, 上海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中国语言文学。